

〈《破陣樂》考——兼論雅俗樂的交涉與轉化〉，《第三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學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新文豐。2002年7月。頁167-210。

《破陣樂》考

——兼論雅俗樂的交涉與轉化

國立臺灣大學

中國文學系·音樂學研究所

沈 冬

提 要

《破陣樂》被譽為唐代「第一樂曲」，擬之於「國歌」。本文以《通典》、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唐會要》等文獻為主，試圖釐清《破陣樂》的發展與變化，及其輾轉出入於雅、俗體系之間的脈絡與意義。文分三節：第一節是版本流變的分析，以唐代音樂制度為背景，共計析論了燕樂（包括九部伎，坐、立部伎）、雅樂、法曲、凱樂、大駕鹵簿十餘種不同版本的《破陣樂》。第二節為音樂風格的賞鑑，嘗試描摹各個重要版本的歌容舞態，並由音樂變遷的大勢推論《破陣樂》一曲的整體風格。第三節則由音樂社會學的角度，討論《破陣樂》與李唐前後三代帝王——太宗、高宗、玄宗的關係，及此曲在政治、文化上的涵義。

本文主要的創見在於探討《破陣樂》創作及流變的意義。這一部分的討論必須植基於各個版本瑣細但精密的分析，本文深入探討太宗、高宗、玄宗三代君王對待《破陣樂》的態度。太宗以《破陣樂》實踐「功成作樂」，使臣下畏威懷德，使異邦近悅遠來。高宗使《破陣樂》停演，進入雅樂、並另製《大定樂》，以使自我解脫於父權的畏懼、閹割的焦慮。玄宗稟於愛好音樂的天性，以藝術手法突破百年老曲《破陣樂》的陳腐框架，創製了數種更具音樂性的新版《破陣樂》。百餘年中，《破陣樂》出入於雅俗之間，由沾染胡風的俗樂轉為燕樂，進入雅樂，又回到俗樂之中。本文並借用法國學者阿達利的理論，試圖解讀《破陣樂》在音樂社會學上的意義。我們發現，《破陣樂》是一種權力的象徵，在儀式化的殺戮模擬中，舊秩序遭到顛覆，新秩序得以建立；反複演出的《破陣樂》，甚至成為唐人的集體記憶與文化符碼。

關鍵字：破陣樂、唐代音樂、燕樂、雅樂、俗樂